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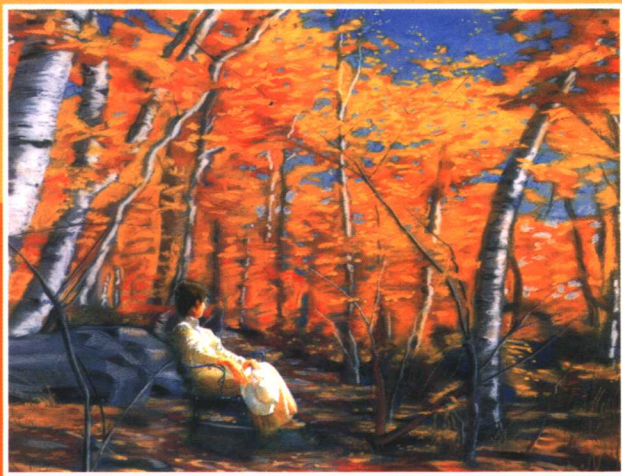
XINSHIJI NUZUO JIA XIAOSHUO

新世纪女作家小说

李汉平 著

大房子

Da Fang Zi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房子

DAFANGZI

李汉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房子 / 李汉平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46-2

I. 大…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055 号

大房子

Da Fangzi

作 者 / 李汉平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80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6 000

定 价 / 17.5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46-2/I · 1382

目 录

1. 从无路的时候开始·····	1
2. 小苗在石缝里挣扎·····	12
3. 施比受有福·····	19
4. 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	31
5. 在自己的废墟上·····	38
6. 那个刻骨铭心的雨夜·····	48
7. 两个男人和一顿酒·····	52
8. 往事,泪血交织·····	57
9. 那一天,是她的节日·····	65
10. 灵魂在高处·····	70
11. 这个肮脏的世界·····	79
12. 一个男人的永恒的心事·····	86
13. 在沉默中爆发·····	95
14. 五粮液、醒酒露、点滴瓶·····	103
15. 有钱人的快乐与悲哀·····	110
16. “苹果树”与“丁香树”·····	118
17. 七朵红玫瑰·····	123
18. 灰色的逃脱·····	130
19. 爱情是场梦·····	136
20. 快乐与痛苦·····	144

21. 生活,是个广阔的空间	150
22. 温柔的复仇	159
23. 图纸丢了	165
24. 大众的话题	173
25. 为了告别的聚会	184
26. 亲情	196
27. 带辩论的家宴	217
28. 婚姻是场骗局	223
29. 自我感觉	260
30. 海水又苦又咸	276
31. 被亵渎的婚床	286
32. 隔着生与死的界河	308
33. 离婚,其实是一种解放	316
34. 时务	321
35. 醉里乾坤大	330
36. 有钱的时候却没有了爱情	338
37. 神秘的“飘”	345
38. 莫名的悲剧	350
39. 大房子	358
4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361

1. 从无路的时候开始

那个早晨没有太阳。

凌扬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忽然感到好像到了太空里。身子轻飘飘的，有些失重的感觉。没有抓手，无论抓到哪里，都是空的。

不必去上班了。没班可上。不是失业，不是被裁员下来的，而是自愿。一纸辞呈。本来前途挺光辉灿烂，可是让他自己给“结束”了。

老妈探头探脑了一会儿，还是走进来。伸手摸摸小儿子的头，不热，便说：“别上火，啊！”

凌扬苦笑了：“我没火可上。”一扬手，用胳膊挡住眼睛。眼睛里，有泪流出来，他怕老妈看见。男人有时候心里很软弱。

那个早晨，这个家失去了多年的平静，都为凌扬。

老爸气得胡子直撅：“不孝哇，你真是不孝哇！这么大了，还让老人跟你操心！”

大姐凌风也在一边跟着添乱：“你怎么能这样？工作啊！那叫一份工作啊！国营的！你大学毕业，才有这么一个铁饭碗，你却扔了！往后咋办啊？没工资了，没劳保了，没公费医疗了，万一你生了病……”

凌风自幼儿就很关心弟弟，对于弟弟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她简直痛心疾首。

“生了病咋的？若是小病小灾儿，我自己花钱治。若是不治之症，公费医疗也救不了我。”凌扬闷声闷气地说。

老爸换上他那套藏蓝色毛料的中山装，一派庄严，拄起手杖就往门外走。他已经退休，享受司局级待遇。虽然不上班了，可工资拿得比上班的人还多。他从心里感激共产党，觉得共产党对他不薄。平日在家，一向散淡，一身休闲衣服，戴一顶医生的小白帽，却也别具特色。没有大事，他不穿那套料子服。

“爸，你干啥去？”凌风觉出了异样，不由问。

“我上凌扬他们单位，找他们领导去！”

凌扬腾地从床上跳起来——跳到坚实的地上，不再有失重感——急忙上前拉住老爸：“爸，你别去！你去也没用！”

老爸力气很大，掀开他的手：“我要去对他们说，我为革命工作多年，不许他们对我儿子这样！”

“他们对你儿子咋样啦？人家又没赶我，是我自愿的！”凌扬说。

“那你就是傻，傻透腔儿了。别忘了你先前在街道小厂，做梦都巴望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要不是上了大学，你能有这份工作吗？有点儿本事就狂了，做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老爸把手杖敲在地上，嘭嘭响。

凌扬不愿意再说什么，他不想惹老爸生气。可倔脾气的他，主意一旦定下来，就不能更改了。现在就是厂里八抬大轿来抬他，他也不回去。

“好马不吃回头草。”

凌风恨他，是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老当热血青年？你就不能平静平静？冷却冷却？”

“不能了，除非是死。”凌扬说。心里话儿，生命嘛，怎么会平静呢？怎么会冷却呢？

“你这样下去，会摸不着饭门。那时候，我会帮助你的。”凌风简直有些居高临下。也是，她生活中没有什么波折，稳中有

升，自我感觉一向良好。

“记住，我就是要饭，也不会要到你的门下！不出几年，我要有自己的楼房，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产业！”凌扬对姐姐说话可决不忍气吞声。从小儿就惯了，他不叫哥哥姐姐，而是直呼其名：“凌风、凌波”，以示他的平等精神。

“啧啧，幻想狂，乌托邦。你应该脚踏实地。”凌风反唇相讥。

“跟你说，我现在是前所未有地脚踏实地。我是我自己了，不再是一个处长。用不着扮演什么，我不用看别人的脸子，别人也不用看我的脸子。我要实实在在地干一些事。”一时间，凌扬又变得充满信心了。

哥哥凌波是稳健派，对于弟弟的选择决定从不说三道四。兄弟的关系比姐弟的关系好。

老妈说凌风：“你是嘛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坏事就坏在嘴上。”

凌风也知道这或许是弱点，可她控制不住。

老爸终于换下他那套“大礼服”，手杖拄得“嘭嘭”响，回他屋里生闷气去了。

老妈心疼儿子，一迭声儿地问：“我给你做点儿什么吃？”

凌扬忍着火气说：“妈，你让我静一静！”

老妈颤颤巍巍地关上门，退出去了。凌扬看见她那双眼睛饱含着泪水。他的心猛一颤，好像飞机降落的那一刹。

骨头像散了架子，他躺在床上。忽然，他呼唤自己：“凌扬，凌扬，你起来！你还是个男子汉么？”

蓦然，他起来了。对着镜子，望望自己。这几天不修边幅，络腮胡茬子青黧黧的，使他看起来老了几岁。消瘦的脸。青春的棱角。痛苦有时候很折磨人。

厂长的那双眼睛鼓鼓着，有些像金鱼。凌扬私下里就叫他金鱼。

早晨，凌扬穿一身天蓝色运动服，脚蹬洁白的运动鞋，在工厂门前的林阴道上跑步。手拿一本英语书。精神。潇洒。五月，空气清新，树是一片柔柔的绿。润得人的眼睛很舒服。

金鱼也在跑。确切说，是在蹭。他拉开跑步的架势，却迈不开大步，慢悠悠地往前蹭。

凌扬跑到他面前，冲他扬扬手里的书，算是打招呼，迅速从他身边跑过。

金鱼眼睛里透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恼怒。可凌扬还是感到了。

什么叫老了？这就叫老了！我年轻，我用青春做本儿。我保养好身子，怎么也靠过你！

这是北方一个著名的大工厂。每年都分来一些大学生。他们构成工厂里充满朝气的风景。

凌扬是重点大学毕业生，一表人才，能言善辩，在那群年轻人里很突出。他先前在工厂里干过，又有理论，很快就独立工作。提拔得也快，科长、处长、室主任……前途光辉灿烂。

可他偏偏不安分。一会儿提个合理化建议，一会儿提个国营老企业改革方案。有一回提意见，直冲金鱼而去，冲了金鱼的肺管子。

金鱼在厂领导会上大叫：“狂妄！这个年轻人太狂妄了！此人不可不用，不可重用！你看他，连走路都透着傲气。”

“那不是傲气，是朝气。年轻人嘛！”有人说公道话了。

一日，凌扬经过金鱼办公室的门口儿，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写的工厂改革设想，洋洋万言书哇，却静静地躺在金鱼办公室

的废纸篓儿里。

凌扬的手哆嗦着，把那万言书从废纸篓儿里捡回来，苦笑着对自己说：“做个纪念吧。”

他突然意识到，不能再靠了。再靠自己也要变老了，变成金鱼。也会像金鱼那样“嗯啊”地，说话都拖着长声儿了。那不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事情吗？人只有一辈子，没有二辈子。这一辈子，有限的时间长度，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凌扬在日记上写：“所谓人生，就是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也许就是在那一天，他下了决心，要写一份辞职报告。不干了！不受这上挤下压的气。一层要看一层的脸子。这种沉重的体制，牵耳朵动腮，运行起来如此艰难。为什么不单枪匹马去闯一条路呢？也许要杀一条血路，也许充满荆棘和乱石，可那毕竟是自己的。他相信自己，自己有能力去做成一件想做的事。

辞职书墨迹淋漓，贴在工厂的大门口儿。一时间，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人们都以为，这个年轻人疯了。要么就是太狂太傲，做得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了。放着前途程亮的工作不干，偏要显自己的章程。自己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儿？共产党养活大伙儿，养活了快四十年了。谁不乐意舒舒泰泰过日子，没风没险？

书记找他谈话，做最后的挽留：“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小伙子，可你不必意气用事。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大家共同做好工作。”

可凌扬摇摇头，坚定地说：“我主意已定，就不想更改了。”

书记用充满惋惜的目光望他，心里话儿：“这么好个年轻

入儿，怎么就放着光溜马路不走，偏钻死胡同呢？”

凌扬走了，他的步子很坚定。他面对一个终点，也面对一个起点。想起鲁迅的那句很著名的话：“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此刻，母亲很忧愁地望着他，说：“扬，放着正经班儿不上，往后你可干点儿啥哩？兴许有一天，会混不上饭吃。”

凌扬淡淡一笑：“妈，工厂里的人也这么说。我说，混好了，干大的。混不好，上工厂门口儿来爆玉米花儿，卖茶鸡蛋。”

“那不白瞎了你这么个大学生？”

“妈，实话我没跟他们说。你以为我真想往不好了混？我想办个体研究所，让我的聪明才智别受到束缚，好好发挥。那才叫不白活一回！”凌扬笑笑，笑容里带些涩涩的味道。他那两道浓眉，雁翼似的向上挑起，充满年轻人的豪气。这是一个敢于创造、敢于梦想的年轻人。

凌扬去工商局办个体研究所的许可。

工商局的人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好像看着一头从非洲来的动物。

八十年代中期，干个体的年轻人很少，偶尔有人为之，也被投以不理解的目光。

“有本金吗？”

“有。五千。”

“不够。最少得一万。”

“好，就一万吧。”凌扬点点头，没说二话。

开始回去张罗，筹措。

一个毕业才五年的大学生，手里能有多少钱呢？他知道爸

爸手里有一些，可他不愿意跟爸爸去借。

从他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在攒钱。听妈说，爸年轻时候有两个梦想：有自己的地，自己的果木园子。自己开一间诊所。半个世纪过去，他的两个梦想都成了泡影。可他仍旧固执地想成为有钱人。

当医生，拿的是全医院最高的工资。本来可以生活得滋润些，可他却固执地把每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他说：“到啥时候得留两个过河钱儿。”

为了攒钱，他舍不得穿好衣服，舍不得下饭店。

凌风便笑他：“爸，你简直成了老葛朗台，守财奴。可你想想，人活着就是为了攒一大堆纸票子吗？”

爸爸不说话。可他照旧是攒，固执地攒。没人的时候，他便悄悄地摆弄那几个存折。远看，近看，好像欣赏什么艺术品似的。

钱是他的命，他的血，他的精神支柱。当然不能跟他去借。

凌扬转了几个地方，找到最好的朋友、同志，总算是凑足了另外的五千元钱。

基础资金有了，跑工商，跑税务，盖那一个个没完没了的章。有时候仍会遭到白眼。凌扬忍气吞声，心里暗暗地说：“不出五年，我让你们仰起脸看我！”

“凌扬，信！”凌风扬扬手里的信封。

“哪儿来的？”

“个体劳动者协会。”

凌扬迅速地接了那信，低着头，走回自己屋子里去。

他不愿意看见凌风那谴责的，甚至带些嘲讽的目光。

凌风呢，老想找凌扬谈谈，劝他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可凌

扬根本就不听她的。

凌风长长地叹口气。她现在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人各有志。为什么诸葛兄弟不在一起，而各在一方。虽是兄弟也不能勉强啊！

凌扬回到屋子里，拆信阅读。原来是一个开会通知。

一种归依感。毕竟还有个地方招呼他去开会。过去在工厂里，一听说开会就心烦。可如今，一听说开会倒挺亲切。不再有那种太空失重感，飘来飘去，没有抓手似的。凌扬知道自己，表面上挺刚强，可骨子里还是很软弱的。只不过他善于用刚强来掩饰软弱罢了。

凌风轻轻地敲敲门。她站在门口儿，神情忧郁地看着凌扬：“凌扬，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谈什么？”凌扬不由自主地皱皱眉头。

“关于你，还有你的选择。”

“不行，我没工夫儿。”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刚愎自用了呢？”

“我长大了，我是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不能再听你的摆布！”

“如果你的选择错了呢？”

“错我也认了，不用你管！”凌扬的火气变得特别大。他“砰”的一声关上门。门外，隐隐传来凌风的饮泣声。

“哦，姐姐！”凌扬心灵深处，似有大提琴的低音弦轻轻一颤。

从小儿，姐姐对凌扬就格外好。

国庆节晚上，姐姐带他去看焰火。他走不动了，姐姐就背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背回家。第二天，姐姐累得昏睡了一天。

每当他过生日的时候，姐姐哪怕饿饭，也要送他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文化革命”的时候，姐姐没有下乡。可在城里没有工作。爸妈又整天吵。十几岁的她，觉得活够了。有一天，忽然吞下一大瓶安眠药，盖个白单子躺在床上，要自杀。被他发现了，哭着嚎着，送到医院去抢救，才算保住姐姐一条命。可他那张因为惊吓而变得苍白的脸，整整地肿了一个星期。

后来，恢复高考。姐弟们都上大学了。姐姐很神气地享受国家待遇。带工龄，带工资。他却要靠家里供。爸每月口挪肚攒地寄给他五十元钱。姐姐从自己每月三十八元的工资里，每月寄十元钱给他。他不收。再给姐姐寄回去。姐再给他寄回来。两头儿花的邮费也够上十元钱了……

往事，都是往事了。往事沉埋在心底化做生命的积淀。可一旦回忆起来，还是充满深情，充满温馨。

自己的脾气是从什么时候变坏的呢？似乎从当了那个处长。上挤下压个“豆饼官儿”，名儿好听，中层干部。厂长书记的出气筒。工人们大到分房子，调工资，小到加夜班分包子，都得他一一过问。

他心里很烦，别人却不理解他。在单位生了气，回家发泄。

凌风却不买他的账，气得跟他摔大勺，拍桌子。撇起嘴来极尽挖苦地说：“你不要官升脾气长，一阔脸就变。家里不是你的单位，我们也不是你的下属和奴隶！”

凌风从小儿就任性。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虽说是老大，也格外娇宠，脾气不好，又傲又倔。温柔起来比谁都温柔，火爆起来比谁都火爆。爸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妈说她是“撅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坏事儿就坏在嘴上”。

凌风老想参与什么，管点儿什么。可谁也不听她，她就变

得愤愤不平。

此刻，凌扬心里很难过。毕竟，手足亲情，毕竟，凌风是为他好。他想过去对姐姐说一声“对不起”，可走到门边又折回去了。他不是一个轻易肯说软话儿的人。即使对亲人亦如此。

凌扬很心盛地洗了头，刮了那长势旺盛的胡子，换上整洁的白衫灰裤，去参加个体劳动者协会的第一个会议。

是五月的天气，周围是一片悦人的绿色。空气里弥漫着丁香花儿的芬芳。凌扬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是苏联勾赛车。虽然有些旧，但骑起来仍不失潇洒。

他幻想着，将来，他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有了自己的轿车，是奔驰或本田什么的。黑色，或者白色。他开着自己的车，很恣意地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驰。

周围是一片宜人的绿，他便融入那片绿色。葱葱茏茏的春天之梦，生命之梦。凌扬是一个善于梦想的人。而梦想，有时候会给人以奇异的动力。

凌扬怀疑他走错了地方。一屋子的人，小商小贩儿，老头儿老太太，残疾人，修表的，卖茶鸡蛋的……有人咳嗽着，随口儿往地上吐着黄黄的浓痰。有人抽着呛鼻子的劣质烟。

凌扬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同志，请问，个体劳动者协会……”他轻轻地说。他希望，有人告诉他，他走错了地方。偏偏，组织会议的人说：“请进来吧。”

他便进了屋，找一个角落坐下。心理失衡。

一路上准备的发言，在这一刻全灭火儿了。

他苦笑了一下，在心里有些自嘲地说：“从此之后，你就要与这些人为伍了。”他有些不甘心。他是搞高科技的。那位给

中国带来改革开放的伟人邓小平曾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要说了吧。

会上讲的是依法纳税，互相帮助，认购国库券之类的事。凌扬几乎没听进什么，耳朵里“嗡嗡”地响，仿佛飞机降落时的感觉。是的，飞机降落了。从此后要落到社会的底层，不再是那个国家部属大厂的工程师，处级干部，到哪儿都有人接有人送，到哪儿都被称为“年轻有为”。如今，他是他自己了。原来个人的分量是这样的轻。当光环除去，金彩驳落，人就如轻飘飘的一片鸿毛。

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在这群人里，只显得比他们文雅一些，漂亮一些罢了。

“凌扬，你是头一回参加会，你说点儿什么吧。”会长朱正民这样邀请说。

凌扬站起来，在那一片蓝灰色的烟雾里，在那一束束诧异的视线里，他只觉得胸腔子里的血忽地往喉咙里涌，直往脸上涌，脸上便热辣辣地，声音有些嘶哑。他说：“作为一个个体劳动者，我感到光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剥夺我们劳动的权力。而劳动是美丽的，神圣的，有创造性的，最有魅力的。”

人们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激动。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稀稀拉拉地为他鼓了几下掌。那神情好像大人原谅一个爱说傻话的孩子。

知音！知音难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部落里。难道真就这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难道就真这样地不被理解和尊重？

超越！应该想办法超越！

2. 小苗在石缝里挣扎

凌风气呼呼地从编辑部回到家里，把一个乳白色的背包往床上一摔，说：“妈，我不干了！”

正在看书的母亲被吓了一跳。她是一个基督徒，讲究内心的修炼，内在的平静和谐。而女儿偏偏是这么一个爆竹似的角色，沾火就着，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喜怒哀乐，均形于色。高兴起来又是秧歌又是戏，不高兴起来又是风又是雨。

“怎么啦？又怎么啦？”母亲颇为担忧地问。

“他们欺负人！欺负太甚！”凌风气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凌扬不干了，你再也不干。好端端个家，成了什么样子？”母亲扶了扶她那金丝边的眼镜。她是个有大家风范的儒雅的女人。

“妈，你以为我也辞职啊？便宜了他们！我请病假泡蘑菇，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

凌风生性耿直，身上多了几块傲骨，腰间少了个小弹簧。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一种思想：“我凭本事，凭能力吃饭，谁也不靠。”不靠近领导，和同志们也淡淡相交。她不像凌扬那么热血青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她是个独善其身的角色。

毕业分配到编辑部，当了一个文学编辑。本以为会如鱼得水，没想到庙小佛多，想独善其身也不成。见她时不时地发表文章，便有人嫉妒，时不时地到领导那里去拱她。一会儿说她不认真看稿子，甚至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把她写过的退稿信一检查。一会儿说她丢稿子。